

五

倫

書

五倫書卷之四十八

臣道

善行

鎮靜

漢曹參高帝時為齊相國。惠帝召參入相。參去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為寄。慎勿擾也。後相曰。治無大於此者乎。參曰不然。夫獄市者。所以并容也。今君擾之。姦人安所容。吾是以先之。

王商成帝時為左將軍。關內大雨四十餘日。京師民相驚言大水至。奔走相蹂躪。呂振老切弱號呼。長安中擾亂。大將軍王鳳以為太后與上及後宮可御船。令吏民上城避水。羣臣皆從鳳議。商獨曰。自古無道之國。水猶不冒城郭。今何因當有大水。一日暴至。此必訛言。不宜令上城重驚百姓。帝乃止。有頃稍定。問之果訛言。

吳漢光武時為大司馬。率將軍耿弇王常等。

擊富平獲索二賊於平原。賊率五萬餘人夜
攻漢營。軍中驚亂。漢堅卧不動。有頃乃定。
王霸封富波侯。光武使霸將兵討周建於垂
惠。蘇茂將五校兵四千餘人救建。建衆既敗。
霸亦歸營。茂復聚衆挑戰。霸堅卧不出。方饗
士作倡樂。茂雨射營中。中霸前酒樽。霸安坐
不動。軍吏皆曰。茂前日已破。今易擊也。霸曰。
不然。茂客兵遠來。糧食不足。故數挑戰以僥
一時之勝。今閉營休士。所謂不戰而屈人之

兵也。茂果不得戰，引還遁去。餘衆以城降。

張負。桓帝時為中郎將。時休屠各及朔方烏桓並同反叛，燒度遼將軍門，引屯赤坑。煙火相望，兵衆大恐，各欲亡去。負安坐帷中，與弟子講論，若無事。軍士稍安。乃潛誘烏桓，陰與和通，使之斬屠各渠帥，破其衆。諸胡悉降。三國蜀費禕事後主為大將軍，錄尚書事。延熙七年，魏軍次于興勢，假禕節率衆往禦之。光祿大夫來敏至禕所，求共圍碁。于時羽檄交。

馳人馬探甲。嚴駕已訖。禕與敏留意對戲。色無厭倦。敏曰。向聊試君爾。君信可人。必能辦賊者也。禕至。敵遂退。封成鄉侯。

魏張遼為盪寇將軍。時荊州未定。遣遼屯長社。臨發。軍中有謀反者。夜驚亂起火。一軍盡擾。遼謂左右曰。勿動。是不一營盡反。必有造變者。欲以動亂人耳。乃令軍中。其不反者安坐。遼將親兵數十人。中陣而立。有頃定。即得首謀者殺之。

田豫為汝南太守。加殄夷將軍。吳人來寇。豫往拒之。賊既退。諸軍夜驚。云賊復來。豫卧不起。令眾敢動者斬。有頃。竟無賊。

晉謝安為吏部尚書中護軍。簡文帝崩。桓溫入赴山陵。止新亭。大陳兵衛。將移晉室。呼安及王坦之。欲於坐害之。坦之甚懼。問計於安。安神色不變。曰。晉祚存亡。在此一行。既見溫。坦之流汗沾衣。倒執手板。安從容就席。坐定。謂溫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隣。明公何須壁。

後置人邠。溫笑曰。正自不能不爾。遂笑語移日。及符堅入寇。衆號百萬。次于淝水。謝玄入問計。安無懼色。方與玄遊涉。至夜乃還。指受將帥各當其任。後玄破堅。驛書至。安方對客圍碁。看書畢。置牀上。了無喜色。客問書何言。徐荅云。小兒輩遂已破賊。其鎮靜如此。

唐李石。文宗時同平章事。中人自邊還。走馬入金光門。道路安言兵且至。京師謹走塵起。百官或襪而騎。宰相鄭覃將出。石曰。事未可知。

宜坐須其定。宰相走。則亂矣。閭里羣無賴。望南闕陰持兵。俟變。金吾大將軍陳君賞率衆立望仙門中。使趣闔門。君賞不從。日入乃止。是時微石鎮靜。君賞有謀。幾亂。

五代唐李嗣昭守潞州。嘗享諸將。登城張樂。為梁軍矢中其足。嗣昭密拔之。坐客不之覺。酣飲如故。以安士心。

宋李及為樞密直學士。曹瑋在秦州久。累章求代。真宗問王旦誰可代者。旦薦及。帝即以知

秦州衆議皆謂及雖謹厚有行檢非守邊之
才揚億以衆言告旦旦不答及至秦州會有
屯駐禁軍白晝擗婦人銀釵於市吏執以聞
及方坐觀書召之使前畧加詰問其人服罪
及不復下吏亟命斬之復觀書如故將吏皆
驚服億見旦曰初用及外議皆恐及不勝其
任今及材器如此信公知人也旦笑曰以禁
軍戍邊白晝為盜於市主將斬之事之常也
烏足以為異政乎旦之用及者其意非為此

王倫書卷四十八
五
也。瑋知秦州。羌人讐服。瑋處之已盡其宜。使他人往。必矜其聰明。多所變置。且所以用及者。以及重厚。必能謹守瑋之規模。億由是益服。且之識度。

張方平移鎮西蜀。時西南夷有邛部川首領者。妄言蠻賊儂智高在南詔。欲來寇蜀。蜀守大驚。調兵築城。民大驚擾。朝廷以陝西步騎戍蜀。兵仗絡繹於道。詔趣方平行。方平言。南詔去蜀二千里。智高安能寇我哉。此必妄也。

臣當以靜鎮之道。遇戍卒兵仗輒遣還入境。下令邛部川曰。寇來吾自當之。妄言者斬。悉歸所調兵。罷築城之役。會上元觀燈。城門皆通。夕不閉。人心稍安。已而得邛部川之人。始為此謀者。斬之。梟首境上。西南夷大震。蜀人乃安。

張知白。仁宗時以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契丹聲言欲獵幽州。朝廷患之。帝以問二府。衆曰。積粟練師。以備不虞。知白曰。不然。

契丹脩好未遠。今其舉者。以上初政。試觀朝廷耳。豈可自生釁耶。若終以為疑。莫若因今河決發兵以防河為名。彼亦未虞也。未幾契丹果罷去。

呂夷簡在相位。仁宗服藥久不視朝。一日康復。思見執政。促召二府。夷簡聞命移刻方赴召。中使數輩促。同列亦贊夷簡速行。夷簡愈緩轡。既見帝曰。久疾方平。喜與卿等相見。而遲遲其來。何也。夷簡曰。陛下不豫。中外頗憂。

一旦聞急召近臣。臣若奔馳以進。慮人心驚動耳。帝以為得輔臣之體。

王曾拜門下侍郎兼戶部尚書昭文館大學士。天聖四年夏大雨。傳言汴河決。水且大至。都人恐欲東奔。帝問曾。曾曰。河決奏未至。第民間妖言爾。不足慮也。已而果然。

文彥博為相。時仁宗感風眩之疾。彥博等留宿殿廡。知開封府王素夜叩宮門求見執政。白事。彥博曰。此際宮門何可夜開。詰旦素入。

白有禁卒告都虞候欲為變者當收捕按治
彥博曰如此則張皇驚衆乃召殿前都指揮
使許懷德問曰都虞候某甲者何如人懷德
曰在軍職中最为謹良彥博曰可保乎曰可
保彥博曰然則此卒有怨於彼誣之耳當亟
誅之以靖衆衆以為然彥博乃請平章事劉
沆判狀尾斬於軍門及帝疾愈沆譖彥博於
帝曰陛下違豫時彥博擅斬告反者彥博以
沆判呈帝帝意乃解先是富弼用朝士李仲

昌策自澶州商胡河穿六漯渠入橫隴故道
北京留守賈昌朝素惡弼陰結武繼隆令司
天官二人俟兩宮聚處於大慶殿廷執狀抗
言國家不當穿河於北方致上體不安彥博
知其意有所在未有以制也後數日二人又
上言請皇后同聽政亦繼隆所教也史志聰
等以其狀白執政彥博視而懷之不以示同
列既而召二人詰之曰汝今日有所言乎對
曰然彥博曰天文變異汝職所當言也何得

輒預國家大事汝罪當族二人懼色變彥博
曰觀汝直狂愚耳未欲治汝自今無得復爾
二人退彥博乃以狀示同列同列皆憤怒曰
何不斬之彥博曰斬之則事彰灼於中宮不
安衆皆曰善

胡宿天資謹靜為樞密副使當大任尤顧惜
大體而羣臣方建利害多更張庶事以革弊
宿獨厭之曰變法古人所難不務守祖宗成
法而徒紛紛無益於治也

吳育知蔡州時京師有告妖人千數聚確山者詔遣中使往召捕者十人至則以巡檢兵往索之育謂曰使者欲得妖人還報耶請留勿往此特鄉民依浮圖法相聚爾可走一介召之則立至今以兵往人心驚疑奈何中使以為然頃之召十人者果至械送闕下皆以無罪得釋而告者遂伏辜

王素太尉旦季子也英宗治平中知渭州嘗宴堂上邊民傳寇至且入城諸將曰使姦人

亦從而入。將必為內應。合拒勿內。素曰。若拒之東去。關中必搖。吾在此。敵必不敢犯我。此當有姦言。乃下令。敢稱寇至者斬。有頃。候騎從西來。人傳果妄。諸將皆服其明。

蘇頌。英宗時為度支判官。送契丹使次恩州驛。夜火。左右請與虜使出避。州兵叩門欲入。掾頌不為動。閉門堅卧如常。徐使守衛卒撲滅之。是夕。州人譁言虜有變。掾兵亦欲乘間生事。至聞京師。使還。帝問頌所以處之。稱善。

良久。益知頌可用。

韓琦在相位時。英宗即位已數日。而疾暴作。大呼。左右皆反走。大臣輩駭愕癡立。莫知所措。琦直趨至前。抱入簾。曰。誰惱官家。內人驚散。琦呼之。徐徐方來。遂擁帝以授之。曰。皆須用心。照管官家。再三慰安以出。仍戒當時見者曰。今日事。唯某人見。某人見。外人未有知者。處之若無事然。歐陽永叔以語所親曰。韓公遇事。真不可及。

曾公亮神宗朝拜司空兼侍中判永興軍。先是慶卒叛。既伏誅。而餘黨越佚。自陝以西皆做備。人情騷然。公亮一鎮以靜。次第奏罷之。長安豪喜造飛語。聲言營卒怨減削。謀以上元夜結外兵為亂。邦人大恐。或勸毋出遊。公亮心不為動。曰。此妄語也。張燈縱觀。與賓佐竟夕。乃歸。城中帖然。

蘇軾知密州時有盜竊發。安撫司遣三班使臣領悍卒來捕。卒凶暴恣行。至以禁物誣民。

入其家爭鬪殺人。且畏罪驚潰。將為亂。民奔訴軾。軾投其書不視。曰。必不至此。散卒聞之。少安。徐使人招出戮之。

趙鼎再相踰月。未見所施。朝士責之。鼎曰。今日之事。如久病虛弱之人。再有所傷。元氣必耗。惟當靜以鎮之。若大作措置。煥然一新。此速死之術也。昔張浚非不欲有為。而其効如此。亦足以為戒矣。

恩信

漢倪寬武帝時由廷尉文學卒史累遷左內史。勸農桑。緩刑罰。理獄訟。卑體下士。務在得人。心擇用仁厚士。推情與下。不求名聲。吏民大信愛之。收租稅時。裁闊狹與民相假貸。以故租多不入。後有軍發。寬以負租課殿當免。民聞皆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負儋。輸租不絕。課更以最。積官至御史大夫。

韓延壽為東郡太守。接待下吏恩施甚厚。而約誓明。或欺負之者。延壽痛自刻責。豈其負

之何以至此。吏聞者自傷悔其縣尉至自刺死。及門下掾自剄。人救不殊。因瘖不能言。延壽聞之。對掾史涕泣。遣吏醫治視。厚復其家。在東郡三歲。令行禁止。斷獄大減。為天下最入守左馮翊。郡中翕然。思信周徧二十四縣。吏民不忍欺紿。

陳衆初辟州從事。有劇賊淳于臨等數千人。攻縣殺吏。光武遣司空李通率師擊之。州牧惶怖。恐獲罪戾。衆於是自請以恩信曉諭降。

之乘單車。駕白馬。往到賊所。以義告諭。臨素服衆之名德。即降服。民立生祠。曰白馬從事。

鍾離意辟大司徒侯霸府掾。送徒詣河內。時冬寒。徒病不能行。路過弘農。意輒移屬縣。使作徒衣。縣不得已與之。上書言狀。意亦具以聞。光武得奏。見霸曰。君所使掾。何乃仁於用心。誠良吏也。意遂於道解徒桎梏。恣所欲過。與剋期俱至。無或違者。

伏湛尚信義。拜大司徒。時賊徐異等萬餘。

人據富平。連攻之不下。唯云願降。司徒伏公
帝知。湛為青徐所信。向遣到平原。異卿等即
日歸降。

鄧訓。章帝元和三年。拜張掖太守。時護降校
尉張紆誘誅燒當種羌。迷吾等由是諸羌大
怒。謀欲報怨。朝廷憂之。公卿舉訓代紆為校
尉。諸羌激忿。衆四萬餘人。期冰合渡河攻訓。
先是小月氏胡分居塞內。勝兵二三千騎。皆
勇健富強。每與羌戰。常以少制多。雖首施兩

端漢亦時收其用。又迷吾子迷唐別與武威種羗合兵萬騎來至塞下。未敢攻。訓先欲脅月氏。胡訓擁衛稽故令不得戰。議者咸以羗胡相攻。不宜禁護。訓曰不然。張紆失信。衆羗大動。皆恩信不厚爾。今因其迫急。以德懷之。庶能有用。遂令開城。及所居園門。悉驅羗胡妻子納之。嚴兵守衛。羗掠無所得。又不敢逼諸胡。因即解去。由是湟中諸胡皆言漢家常欲闢我曹。今鄧使君待我以恩信。開門納我。

妻子乃得父母咸歡喜叩頭曰唯使君所命
訓遂撫養其中少年勇者數百人以為義從
羌胡俗恥病死每病臨困輒以刃自刺訓聞
有困疾者輒拘持縛束不與兵刃使醫藥療
之愈者非一小大莫不感悅

三國蜀諸葛亮為丞相率師出祁山魏明帝自
征蜀幸長安遣司馬懿督張郃諸軍雍涼勁
卒三十餘萬潛軍密進規向劔閣亮時在祁
山旌旗利器守險要者十二更下者八萬參

佐咸以賊衆強盛。非力不制。宜權停下兵。一月以并聲勢。亮曰。統武行師。以大信為本。得原失信。古人所惜。去者束裝以待期。妻子鶴望而計日。雖臨征難。義所不廢。皆催遣令去。於是去者感悅。願留與戰。往者憤踴思致死。命相謂曰。諸葛公之恩。死猶不報也。臨戰之日。莫不拔刃爭先。以一當十。殺張郃。却司馬懿。一戰大剋。此信之由也。

隋王伽。高祖時為齊州行參軍。送流囚李參等

七十餘人詣京師。行至滎陽。謂曰。汝輩自犯國刑。身嬰縲紲。固其職也。重勞援卒。豈不愧心。參等辭謝。伽乃悉脫其枷鎖。停援卒。與約曰。某日當至京師。如致前却。吾當為汝受死。遂舍之而去。流人感悅。如期而至。一無離叛。帝聞而驚異。召見與語。稱善久之。於是悉召流人赦之。因下詔曰。使官盡王伽。民皆李參。刑措其何遠哉。乃擢伽為雍令。

唐呂元膺。德宗時為蘄州刺史。嘗錄囚。或白父

母在。明日歲旦。不得省為恨。因泣下。元膺惻然。悉釋械歸之。而戒還期。吏白不可。答曰。吾以信待人。人豈我違。因果如期而至。自是羣盜感愧。悉避境去。

柳公綽為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觀察等使。是歲北虜遣將軍李暢以馬萬疋來市。託云入貢。所經州府。守帥假之以禮。嚴其兵備。留館則戒卒於外。懼其襲奪。太原故事。出兵逆之。暢及界上。公綽使牙將祖孝恭單馬。

勞問待以脩好之意。暢感義出涕。徐驅道中。不妄馳獵。至則闢牙門。令譯引謁。宴以常禮。及市馬而還。不敢侵犯。陜北有沙陀部落。自九姓六州皆畏避之。公綽至鎮。召其酋朱耶執宜直抵雲朔塞下。治廢柵十一。所募兵三千付之。令屯塞上以禦匈奴。沙陀感恩。悉力保障。

宋范仲淹為環慶路經畧安撫。招討使。待將吏必使畏法而愛已。所得賜餼皆以上意分賜。

諸將使自為謝。諸蕃質子縱其出入。無一人逃者。蕃酋來見。召之。卧內。屏人徹衛。與語不疑。

种世衡知環州。蕃部有牛家族。奴訛者素屈強。未嘗出見州官。及聞世衡至。乃來郊迎。世衡與約。明日當至。其帳慰勞部落。是夕雪深三尺。左右曰。奴訛凶詐難信。且道險不可行。世衡曰。吾方以信結諸胡。可失期邪。遂冒雪而往。既至。奴訛大驚曰。前此未嘗有官至。吾部

者公乃不我疑耶。遂率部落羅拜皆感激心服。

國朝胡大海僉樞密院。張士誠將呂珍圍諸暨。州大海率兵救之。珍勢蹙。乃於馬上折矢求解。兵大海許之。都事王愷曰。彼猾賊難信。不如擊之。可大勝也。大海曰。彼若再來。吾有以待之。且吾許人言而背之。不信。縱其去而擊之。不武。遂引兵還。

五倫書卷之四十八

五倫書卷之四十九

臣道

善行

正學

列國魯孔子定公時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相定公會齊侯于夾谷。犁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齊人鼓譟而起。孔子謂齊侯曰。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

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
好。於神為不祥，於德為愆義。於人為失禮。君
必不然。齊侯遽止之。顧其臣曰：夫人率其君
與行古人之道。二三子獨率我入夷狄之俗。
使寡人獲罪於魯侯，乃歸鄆。謹龜陰之田，以
謝過。繼而為司寇，攝行相事。教化大行。齊人
懼，歸女樂以沮之。季桓子受女樂，三日不朝。
孔子行，庶聘諸侯，退而刪詩書，定禮樂。贊周
易。脩春秋。明堯舜禹湯文武之道，為萬世帝

王法

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道既通。游齊。宣王問以齊桓晉文之事。則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無以則王乎。適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則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當是時。秦用商君。楚魏用孫子田忌。天下方務合從連橫以征伐為賢。而孟子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不合。退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七篇。韓愈曰。自孔子沒。獨孟

軻氏之傳得其宗。故求觀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

漢董仲舒少治春秋。下帷講誦。三年不窺園。武帝即位。仲舒以賢良對策。首推春秋之義。以明王道之要。有曰。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又曰。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且請興太學。設庠序。以教化為務。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

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其後武帝推明孔氏。抑黜百家。表章六經。設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才孝廉。皆自仲舒發之。蔡邕。靈帝建寧中。拜郎中。校書東觀。遷議郎。邕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乃與堂谿典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帝許之。邕乃自書於碑。鐫刻立於太學門外。於是後儒晚學咸取正焉。

三國蜀諸葛亮受先主遺詔輔後主再出師伐魏首表勸後主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親賢臣遠小人復表以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請鞠躬盡力以討賊後儒比之伊訓說命云

唐韓愈通六經百家學深探本原卓然樹立成一家言憲宗時為刑部侍郎嘗上佛骨表其畧曰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口不道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

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乞以此骨付之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前代之惑。又作原道篇。推明聖人之道。其言有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以是傳之孔子。孔子以是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說者謂其文與孟軻相表裏。而左右六經云。

宋周敦頤博學力行。仕至虞部郎中。自孟子沒。聖人之道不明。異端邪說競起。幾至大壞。千

有餘歲。至宋中葉而後。敦頤出焉。得聖賢不傳之學。著太極圖。明天理之根源。究萬物之終始。其言有曰。聖人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立人極焉。君子脩之吉。小人悖之凶。又著通書四十一篇。發明太極之蘊。序者謂其言約而道大。文質而義精。得孔孟之本源。大有功於學者也。

程顥與弟頤聞周敦頤論道。遂厭舉業。有求道之志。求諸六經而得之。即以興起斯文為

己任。神宗時權御史裏行。數召對。進說甚多。大要以正心窒慾求賢育才為先。所獻納必據經術。進王伯育賢等論。皆係教化之本。及王安石進用。顛見神宗。陳君道以至誠仁愛為本。未嘗及功利。神宗疑其迂。遂以言不用。求補外。其學在於窮理盡性。正心脩身辨異端。闢邪說。以明聖人之道。及沒。文彥博表其墓曰明道先生云。

程頤之學本於誠。以大學論語孟子中庸為

標指而達於六經。動止語默。一以聖人為師。哲宗時為崇政殿說書。當進講經筵。必宿齋。預戒潛思存誠。異以感動上意。其說常於文義之外。反覆推明。歸之人主。宰相文彥博。呂公著等入侍。聞其講說。退輒相與歎曰。真侍講也。一時文士多歸其門。願亦以天下自任。論議褒貶。無所顧避。遂與時忤而去。乃以廣著述。洲來學為事。張載稱其兄弟得孔孟不傳之緒。學為諸儒之倡。

司馬光七歲聞講春秋大愛之。自是手不釋書。年十五無書不通。由進士應官于朝。嘗誦孟子之言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蔽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故召對之際。必切切於開陳善道。又患歷代史書大繁。學者不能究。況於人主。因進通志。遂受命綜括舊史。如左氏編年體。上起周威烈。下訖五代。志辯論。其是非疑似。為書以進。神宗重之。親為製序。賜名資治通鑑。

張載少喜談兵。以書謁范仲淹。仲淹曰：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猶未以為足。及與二程論道學之要。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於是盡棄異學。淳如也。西方學者皆宗之。熙寧中用薦。被召。神宗問以治道。皆以漸復三代為對。授崇文校書。他日執政語之曰：新政之更懼不能任。求助於子何如？載曰：若與人為善。孰敢不盡？若教玉人追琢。則人固有不能。所言多不合。晚居橫

渠嘗曰。仁政必自經界始。欲與學者議古法。買田一方。畫為數井。以推先王之遺法。明當今之可行。又著正蒙西銘諸書。皆足以羽翼道學。

邵雍於書無所不讀。一日歎曰。昔人尚友於古。而吾獨未及四方。於是踰河汾。涉淮漢。周流齊魯宋鄭之墟。久之。幡然來歸。曰。道在是矣。遂不復出。嘗從學李之才。之才授以河圖洛書。伏羲八卦六十四卦圖象。雍由是探賾。

索隱妙悟神契。洞徹蘊奧。汪洋浩博。多其所自得者。程顥嘗與雍議論。退而歎曰。堯夫內聖外王之學也。

胡安國入太學。以朱長文。靳裁之為師。強學力行。以聖人為標的。自王安石廢春秋不列於學官。安國謂先聖手所筆削之書。乃使人主不得聞講說。學士不得相傳習。亂倫滅理。用夷變夏。殆由乎此。故潛心是書二十餘年。以為天下事物無不備於此。每歎曰。此傳心

要典也。及為侍講。受詔纂脩春秋傳。成高宗
謂深得聖人之旨。

朱熹自少厲志聖賢之學。自其父韋齋聞河
洛之學。日誦大學中庸。以用力於致知誠意
之地。熹已心知其說而力行之。故其為學也。
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居敬者。所
以成始成終也。謂致知不以敬。則昏惑紛擾。
無以察義理之歸。躬行不以敬。則怠惰放肆。
無以致義理之實。持敬之方。莫先主一。既為

箴以自儆。又筆之於書。以為小學大學皆本於此。孝宗時除提點江西刑獄。淳熙間召見。有要之於路曰。正心誠意之論。上所厭聞。可勿以言。熹曰。某平生所學惟此四字。豈可隱默以欺君乎。熹見浙東士習。馳騫於外。舍六經語孟而尊史遷。舍窮理盡性而窮世變。舍治心脩身而喜功利。大為學者心術之害。語門人曰。今海內學術之弊。有兩說。江西頓悟永康事功。若不極力爭辯。此道無由得明。

真德秀理宗時累遷至禮部侍郎直學士院嘗入對言三綱五常為扶植宇宙之棟幹奠安生民之柱石。又言人以一心而受衆攻。未有不浸淫而蠹蝕者。惟學可以明此心。惟敬可以存此心。惟親君子可以維持此心。又以大學衍義進。且陳祈天永命之說。謂敬者德之聚。儀狄之酒。南威之色。監遊弋射之娛。禽獸狗馬之玩。有一于茲。皆足以害敬。帝皆嘉納。初韓侂胄立偽學之名。以錮善類。當世大

儒之書皆顯禁以絕之。迨德秀出獨慨然以斯文為己任於聖人之經講習而服行之黨禁既開而正學復明於天下後世者多德秀之力也。立朝蹇蹇講論切至。

元許衡嗜學如飢渴然貧無書嘗於日者家見書疏義因請寓宿手抄歸既又得易王輔嗣說時兵亂中衡夜思晝誦身體而力踐之言動必揆諸義而後發往來河洛間從柳城姚樞得伊洛程氏及新安朱氏書益大有得尋

居蘇門與姚樞及竇默相講習。凡經傳子史禮樂名物星曆兵刑食貨水利之類無所不講。而慨然以道為己任。嘗語人曰。綱常不可一日而亡於天下。苟在上者無以任之。則在下者之任也。故凡喪祭娶嫁必徵於禮以倡其鄉人。至元二年議事中書省。乃上疏有曰。大學之道以脩身為本。凡一言一動必求其然。與其所當然。不牽於愛。不蔽於憎。不因於喜。不激於怒。虛心端意。熟思而審處之。雖有

不中者蓋鮮矣。又曰。孟子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臣愚區區。竊亦願學也。書奏凡五。帝嘉納之。

廉希憲在中書。時方尊禮國師。世祖因命希憲受戒。對曰。臣受孔子戒矣。世祖曰。孔子亦有戒耶。對曰。為臣當忠。為子當孝。孔子之戒如是而已。世祖乃罷遣之。

高智耀。太宗嘗訪求河西故家子孫之賢者。衆以智耀對。召見。將用之。遽辭歸。憲宗即位。

智耀入見言儒者所學堯舜禹湯文武之道
自古有國家者用之則治不用則否養成其
材將以資其用也宜蠲免徭役以教育之帝
問儒家何如巫醫對曰儒以綱常治天下豈
方技所得比帝曰善前此未有以是告朕者
詔復海內儒士徭役無有所與

吳澄英宗時拜翰林學士先是有旨集善書
者粉黃金為泥寫浮屠藏經用以追薦詔澄
為序澄辭曰列聖之神上同日月何庸薦拔

且國初以來。凡寫經。追薦。不知幾舉。若未效。是無佛法矣。若已效。是誣其祖矣。撰為文辭。不可以示後世。事遂寢。澄早以斯文自任。於易春秋禮記。各有纂言。盡破傳註穿鑿。以發其蘊。條歸紀叙。精白簡潔。卓然成一家言。作學基學統二篇。使人知學之本。與為學之序。尤有得於邵子之學。

勤勵

漢張安世。少以父任為郎。用善書給事尚書。精

力於職。休沐未嘗出。武帝幸河東。嘗亡書三
篋。詔問莫能知。惟安世識之。具作其事。後購
求得書。以相校。無所遺失。帝竒其才。擢尚書

令

吳漢性強力。每從光武征伐。帝未安。恒側足
而立。諸將見戰陳不利。或多惶懼。失其常度。
漢意氣自若。方整厲器械。激揚士吏。每當出
師。朝受詔。夕即引道。初無辦嚴之日。故能常
任職。以功名終。

三國蜀諸葛亮後主即位封武鄉侯領益州牧政事無巨細咸決於亮亮乃約官職脩法制嘗自校簿書夙興夜寐罰二十以上皆親決之

晉陶侃大興初都督荆雍益梁州諸軍事侃勤於吏職閫外多事千緒萬端罔有遺漏遠近書疏莫不手答筆翰如流未嘗壅滯引接踈遠門無停客初為廣州刺史在州無事輒朝運百甕於齋外暮運於齋內人問其故答曰

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故習勞耳。又嘗語人曰。大禹聖者。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豈可逸遊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諸叅佐或以談戲廢事者。乃命取其酒器。搗博之具。悉投之於江。吏將則加鞭扑。曰。擣菹者。牧猪奴戲耳。君子當正其衣冠。攝其威儀。何有亂頭養望。自謂宏達耶。

唐溫彥博。自掌知機務。即杜絕賓客。國之利害。

知無不言。太宗嘉之。及薨。謂侍臣曰。彥博以憂國之故。勞精竭神。我見其不逮已二年矣。恨不縱其間逸。致天生靈。

李大亮。太宗時拜左衛大將軍。後兼太子右衛率。俄兼工部尚書。身居三職。宿衛兩宮。每當直必通宵假寐。帝勞之曰。當公宿直。我便安卧。

杜佑。性勤而無倦。雖位極將相。手不釋卷。質明視事。接對賓客。夜則燈下讀書。孜孜不怠。

與賓佐談論人憚其貴而服其博

宋曹彬拜樞密使彬在宥密常公服危坐如對君父接小吏亦以禮未嘗以名呼歸私第唯閉閣宴居不妄通賓客五鼓纔動已待漏於禁門矣雖雪霜不易其操

韓琦鎮大名魏之牒訴甚劇而事無大小親視之雖在疾病不出亦許通問請命而就決於卧內人或以其任勞事過多勉其畧於總効委於佐屬而少自便安琦曰兩詞在官人

之大事。或生或死。或予或奪。至此一言而決。吾何敢畧也。況可以委人乎。後守鄉郡。簿書文檄。檢察研覈。莫不躬親。左右或曰。公位重年耆。功名如此。朝廷賜守鄉郡。以養安。幸無親小事。琦曰。已憚煩勞。吏民當有受弊者。且俸祿日萬錢。不事事。吾何安哉。

呂公著為郡。率五鼓起。秉燭視案牘。黎明出廳。決民訟。退就便坐。宴居如齋。賓僚至者。毋拘時。以故郡無留事。而下情通。凡典六郡。以

為常。後雖年高貴重，不少替。

司馬光拜尚書僕射兼門下侍郎。自見言行計從，欲以身徇社稷。躬親庶務，不啻晝夜。賓客見其體羸，舉諸葛亮食少事煩為戒。光曰：「死生命也。為之益力。病革不復自覺，諄諄如夢中語。然皆朝廷天下事也。」

元拜住。仁宗即位，拜資善大夫太常禮儀院使，加開府儀同三司。太常事簡，每退食必延儒士，諮訪古今禮樂刑政治亂得失。盡日不倦。

常曰。人之仕宦。隨所職司事。皆可習。至於學問。有本。施於事業。此儒者之能事。宰相之資也。

篤行

列國魯宓子賤。孔子弟子。既仕。孔子見而問之曰。自子仕。何得何亡。子賤曰。自吾之仕。未有所亡。而所得者三。始誦之文。今履而行之。是學日益明。所得者一也。奉祿雖少。鬻之得及親戚。是以親戚益親。所得者二也。公事雖急。

夜勤弔死視病。是以朋友益親。所得者三也。
孔子謂子賤曰。君子哉若人。君子哉若人。魯
無君子者。斯焉取斯。

衛季羔為士師。別人之足。俄而衛有崩殯之
亂。季羔逃之。走郭門。別者守門焉。謂季羔曰。
彼有缺。季羔曰。君子不踰。又曰。彼有竇。季羔
曰。君子不隧。又曰。於此有室。季羔乃入焉。既
而退者罷。

漢董仲舒。景帝時為博士。進退容止。非禮不行。

學士皆師尊之。後相江都膠西兩國。輒事驕王。正身以率下。數上疏諫爭。教令國中。所居而治。及去位歸居。終不問家業。以脩學著書為事。

嚴彭祖宣帝時為太子太傅。廉直不事權貴。或說曰。天時不勝人事。君以不脩小意曲謹。亡貴人左右之助。經誼雖高。不至宰相。願少自勉強。彭祖曰。凡通經術。固當脩行先王之道。何可委曲從俗。苟求富貴乎。遂以太傅官。

終

尹翁歸為東海太守。郡中吏人賢不肖及姦邪盡知之。東海大治。以高第入守右扶風。滿歲為真。政雖任刑。其在公卿之間。清潔自守。語不及私。溫良廉退。不以行能驕人。甚得名譽於朝廷。

東平王蒼。明帝詔問其處家何等最樂。王對云。為善最樂。帝曰。其言甚大。稱是腰腹。蒼美鬚髯。腰帶圍八尺二寸。故云。

張湛矜嚴好禮。動止有則。居處幽室。必自脩
整。雖遇妻子。若嚴君焉。及在鄉黨。詳言正色。
三輔以為儀表。初為左馮翊。政化大行。後告
歸平陵。望寺門而步。主簿進曰。明府位尊德
重。不宜自輕。湛曰。禮下公門。式路馬。孔子於
鄉黨恂恂如也。父母之國。所宜盡禮。何謂輕
哉。

許劭。少峻名節。為郡功曹。太守徐璜甚敬之。
府中聞劭為吏。莫不改操飭行。同郡袁紹。公

族豪俠去濮陽令歸車徒甚盛將入郡界乃
謝遣賓客曰吾輿服豈可使許子將見遂以
單車歸家

晉陶侃鎮武昌殷浩庾翼為佐吏每飲酒有定
限嘗歡有餘而限已竭勸更少進侃懷良
久曰年少曾有酒失亡親見約故不敢踰

唐王義方性褻特舉明經詣京師客有徒步疲
于道者自言父官遠方病且革欲徃省因不
能前義方哀之解所乘馬以遺不告姓名而

去。由是譽振一時。不肯造請貴勢。會補晉王
府參軍。直弘文館。魏徵異之。欲妻以夫人之
姪。辭不取。俄而徵薨。乃取之。人問其然。曰。初
不附宰相。今感知已故也。

宋杜衍推獎後進。知名當世。士多出其門。居家
見賓客。必問時事。聞有善喜。若已出。至有所
不可憂。見於色。或夜不能寐。如任其責者。凡
衍所以行之終身者。有能履其一。君子以為
人所難。而衍自謂不足。以名後世。遺戒子孫。

無得記述

趙抃長厚清脩。人不見其喜愠。平生不治貲業。不畜聲伎。嫁兄弟之女十數。他孤女二十餘人。施德博。貧蓋不可勝數。日所為事。入夜必衣冠露香。以告于天。不可告者。則不敢為也。

張戢初登進士第。累遷御史裏行。平生篤實寬裕。儼然正色。雖喜愠不見於容。然與人居溫厚之意。久而益親。終日言。未嘗及於利樂。

道人之善。而不及其惡。樂進己之德。而不事
無益之言。其清不以能病人。其和不以物奪
志。常雞鳴而起。任道力行。每若不及。德大容
物。沛若有餘。常自省過差。必語人曰。我知之
矣。公等察之。後此不復為矣。

范純仁為宰相。平易寬簡。不以聲色加人。誼
之所在。則挺然不少屈。自為布衣。至宰相。廉
儉如一。所得奉賜。皆以廣義莊。前後任子恩。
多先踈族。沒之日。幼子五孫。猶未官。嘗曰。吾

平生所學得之忠恕二字。一生用不盡。以至
立朝事君。接待僚友。親睦宗族。未嘗須臾離
也。

元劉因。才器超邁。讀書不泥章句訓詁。務明聖
賢大學之道。家居教授。師道尊嚴。弟子造其
門者。皆有成就。嘗愛諸葛孔明靜以脩身之
語。表所居曰靜脩宰相。以其學行薦于朝。屢
徵不起。世祖歎曰。古所謂不召之臣。殆斯人
之徒歟。其見重當時若此。

明敏

列國齊鄒忌以鼓瑟見宣王。王善之。拜以為相。而齊有稷下先生淳于髡之屬七十二人。皆輕忌。欲設辭難之。乃相與見忌。曰。狐白之裘。補之以敝羊皮。何如。忌曰。請不敢雜賢以不肖。髡等曰。方內而負鉦。音工車轍內鐵也何如。忌曰。請謹門內。不敢留賓客。髡等曰。三人共牧一羊。羊不得食。人不得息。何如。忌曰。省負減吏。使無擾民也。髡等三稱忌。三應之。如響。人美。

其明敏也

三國蜀費禕代蔣琬為尚書令。于時衆務煩猥。禕識過人。每省讀書記。粗舉目。暫視究其意旨。其速數倍於人。終亦不忘。常以朝晡聽事。其間接賓客。飲食嬉戲。加之博奕。每盡人之歡事。後董允代禕為尚書令。旬日之中。事多停滯。允歎曰。人才力相懸若此。非吾所及。晉劉穆之為左僕射。內總朝政。外供軍旅。決斷如流。事無壅滯。目覽辭訟。手答箋書。耳行聽

受口並酬應不相參涉

唐姚崇玄宗時與盧懷慎同為相崇嘗有子喪謁告十餘日政事委積懷慎不能決惶恐入謝於帝帝曰朕以天下事委姚崇以卿坐鎮雅俗耳崇既出須臾裁決俱盡懷慎自以才不及崇每事推之

陸贄德宗朝為翰林學士朱泚謀逆從駕幸奉天時天下叛亂機務填委徵發指蹤千端萬緒一日之內詔書數百贄揮翰起草思如

泉注。初若不經思慮。既成之後。莫不曲盡事
情。中於機會。時吏簡札不暇。同舍皆服其能。
其於議論應對。明練理體。敷陳剖判。下筆如
神。當時名流無不推挹。

吳湊為京北尹。初府中易湊貴戚子。不便簿
領。每有疑獄待其將出。則遮湊取決。幸倉卒
得容。欺湊叩鞍一視。凡指擿盡中其弊。初無
留意。由是衆皆畏服。湊精於裁遣如此。

宋張齊賢真宗時為中書門下平章事。戚里時

有分財不均者更相訟。又入宮自訴。齊賢曰：是非臺府能決。臣請自治。帝俞之。齊賢坐府中召訟者問曰：汝非以彼所分財多。汝所分少乎。曰：然。命具款。乃召兩吏令甲家入乙舍。乙家入甲舍。賞財無得動。分書則交易之。明日奏聞。帝大悅。曰：朕固知非卿莫能定。

錢勰音協神宗朝知開封府。老吏畏其敏。欲困以事。道人訴牒至七百。勰隨即剖決。簡不中理者。緘而識之。戒無復來。閱月聽訟一人。又

至。呼詰之曰。吾固戒汝矣。安得欺我。其人譟

音關。逸言也。

曰。無有。魏曰。汝前訴云云。吾識以某

字。啓緘示之。信然。上下皆驚。宅

楊寔知監利縣。時縣有疑獄。歷年不決。寔未上。微服廩得其實。立決之。人稱神明。辟荆湖制置司幹官。呂文德為帥。素慢侮士。常試以難事。寔倉卒立辨。皆合其意。一日謂寔曰。朝廷有密旨出師。策應淮東。誰可者。即對曰。某將可。又曰。兵器糧草若何。即對曰。某營兵馬

某庫器甲某處矢石。某處芻糧。口占授吏。頃刻案成。文德大驚曰。吾平生輕文人。以其不事事也。公材幹如此。何官不可為。吾何敢不敬。

元主思誠至正初出僉河南山西道肅政廉訪司事。行部武鄉縣監縣來迓。思誠私語吏屬曰。此必賊吏未幾果有愬于道側者。問曰。得無訴監縣致汝馬乎。其人曰。然。監縣抵罪。吏屬問思誠先知之故。曰。弊衣乘駿馬。非詐而

何衆服其明

五倫書卷之四十九

五倫書卷之四十九

二十四